



在烈火中

姜 安

5

在烈火中

姜 安

在烈火中

姜 安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11 字数212,000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书号：10096·225 定价：0.176元

内 容 提 要

邱少云烈士的英雄业绩惊天动地，可歌可泣。亲爱的读者，你要了解英雄的青少年时代是怎样度过的吗？你要知道他曾走过怎样的成长道路吗？这部传记体小说，将生动、形象地回答这一问题。

作品主题鲜明，结构严谨。作者以清新细腻的文笔和炽烈的感情，塑造了邱少云烈士坚毅顽强的英雄形象。小说读来流畅明快，亲切感人。

序

我们伟大的祖国，出现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他们面对着民族敌人，愤然举刀，英勇抗击；面对着人民的败类，慷慨陈词，夺口怒斥。他们不少人，倒在了冲锋的道路上，倒在了怒斥顽敌的吼声中……他们象一株株参天挺立的大树，屹立在伟大祖国的土地上。

在这英雄之林中，有一棵坚韧无比的大树——我们的伟大战士邱少云。他，并不死在冲锋的道路上，也不倒在激越的呐喊声中。他所献身的时刻，不允许冲，不允许喊，甚至连一动也不能动。于是，为了胜利，他忍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伏在烈火之中纹丝不动，让自己年青的生命在烈火中升腾……他以超人的意志和勇气，换来了整个战斗的胜利。

邱少云烈士的意志，钢铁一般的坚定。

邱少云烈士的目光，星月一般的明澈。

邱少云烈士的胸怀，海洋一般的宽广。

邱少云烈士的心灵，水晶一般的纯净。

他是一朵洁白无比的云霞，为祖国的锦绣山河增添着美丽的光彩！然而，他又和云霞一样，永远不会炫耀自己。他是那样默默而来，又是那样默默而去……

目 次

序

第一章 童年

- 一 不供菩萨的小屋 (1)
- 二 供果 (9)
- 三 穷死不弯腰 (21)
- 四 祸从天降 (37)

第二章 奔波

- 五 帮工生涯 (51)
- 六 安家 (65)
- 七 快来吧！解放军 (78)

第三章 连队——温暖的家

- 八 新兵邱少云 (86)
- 九 赔礼 (96)
- 一〇 温暖 (105)
- 一一 十一面锦旗 (112)

第四章 为红色政权而战

- 一二 智擒匪首 (120)
一三 意外的命令 (133)
一四 那个功，我不要 (141)

第五章 祖国，我要为你去战斗

- 一五 心中的秘密 (148)
一六 汗珠子换来了米 (159)
一七 战士的心 (168)
一八 再见吧，祖国！ (176)

第六章 行军在苦难的土地上

- 一九 夜行军 (183)
二〇 平川里在哪里？ (189)
二一 小妹妹，叔叔为你去报仇 (193)

第七章 在纷飞的炮火下

- 二二 调离 (200)
二三 火线运输兵 (206)
二四 战场相逢 (211)
二五 鼓舞 (216)

第八章 接过烈士的枪

- 二六 安息吧，连长 (222)
二七 卫生战士 (229)

二八 高歌猛进	(239)
---------------	---------

第九章 新的考验

二九 老战士的责任	(244)
三〇 他担任了战斗小组长	(252)
三一 批评	(262)
三二 野菜与幸福	(273)

第十章 英雄肝胆壮山河

三三 “摆困难”的诸葛亮会	(280)
三四 请战	(293)
三五 简短的誓言	(306)
三六 在敌人的眼皮下	(318)
三七 烈火真金	(326)

尾声	(339)
----------	---------

第一章 童 年

一 不供菩萨的小屋

“看，么二儿过来啰，谁个也莫理他！他屋头不供菩萨。”

树丛中，一个大娃儿一声喊，满坡采柏枝的娃儿们都把小脑袋拧了过来，谁个也不再向那边看。路上一点点移过来的小黑影儿，仿佛是带着一身晦气，谁都怕多看一眼会惹出倒霉的事来。

小黑影儿越来越近了。那是个瘦瘦的、挺漂亮的男娃儿，七、八岁年纪，脊背上背着比自己身子短不了多少的大背兜，背兜里满满地塞着柴禾、干草。娃儿们的喊声他是听到了，却没去多理会，只是一个人背着背兜闷头朝前走着，整个小骨架都被柴草压得“吱吱”响。冷遇，对于他来说早已是习惯的了。他来到人世上七、八年，哪一天不听到别人向他丢冷话？娃儿们看见他，都跑得远远的，不跟他一起耍笑，有的还故意拧过脑壳去。他晓得这一点，平时，也决不贸然闯别个的院坝子，决不探头探脑往摆龙门阵的人堆里钻。他总不声不响地做着活，什么苦都吃得下，安静得硬是象一朵无声飘过的云霞。

这时，一个娃儿从丛林里诡秘地探出头来，“喂！么二

儿，不采几把柏枝？”

有生以来，这样主动的招呼，对那叫“么二”的娃儿来说还是不多有的事，这招呼，竟使他不加所措地站住了脚：

“柏枝……啥子柏枝？那东西青绿绿的，又烧不得……”

“想想看，今天是啥子日子？”

“……”男娃儿眯起眼睛，用劲地想着，可半天也没想起来什么。他翻腾过自己所有的记忆，脑壳里单单对这个日子一点印象也没有。

“是腊月二十三！”丛林里的娃儿忍不住地告诉他。“今晚吃罢夜饭，灶王菩萨要回府哩，你不烧把柏枝，送送它……咦，你哪个往那边走哩！那边坡上，早被大人们捋光啰……”

“我……我屋头没的烧的，我得搂些柴回去。”他轻声地回答道。这话一出口，他已意识到跟着而来的是什么反应啰。果然，不出所料：

“搂柴去吧！野娃儿，烧那柴禾，你屋头火塘里要起烟哩！”娃儿们恶恶地骂。

“不供菩萨，饿一辈子肚皮！”

“……看吧！他爹妈老子早死，小草屋先倒掉……”

这话，叫他不出声地回过头去，朝自家的小屋望了一眼。那小草屋又矮又潮的，稻草铺的屋顶乌黑地散着霉气，泥巴竹片夹墙吃力地撑着顶篷，刚刚超过一个大人的头顶。

这小屋，在整个邱家沟里唯一没供菩萨。在那时辰，不供菩萨可是件了不得的大罪过！为这缘故，小草屋几乎和满

沟的乡亲们隔绝了，很少有人愿到这个小屋来坐一坐，看一看，都怕沾上了晦气。小屋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很难象别的人家那样迅速地传出去。

在人们眼里，人过日子，怎么能不求神保佑呢？而邱家沟偏偏又是个穷得要命的小山沟。小山沟位于四川铜梁县西北部的深丘地带，两面被玉屏山、寨子坡紧夹着，一条关濊河绕沟流过。山上虽也长满了青竹翠柏，可是年年夏季不到，满山的青色、绿色就被饿昏了的乡亲们捋光啰。剩下的只是些稀稀落落的枯枝、干草，在微风中瑟瑟抖动……

为了甩脱苦难，为了多弄一口饭，塞饱娃儿们的肚皮，乡亲们没命地奔波着，一面拼命帮工干活，一面又拼命地烧香化水、求神拜佛。菩萨，成了人们唯一的精神寄托。

坳口，遮蔽四面的大黄桷树下，修起了庙子。朝庙的人每天从早到黑络绎不绝。人们把家中最后的一口白米、最后的一块红苕也送进庙子里去了。饿空了肚皮的穷人，撑持着身子重新修饰了屋里财神菩萨、灶王菩萨的牌位，供上了香火。就连最穷的人家，也在自己窄小的草棚里找出一面干净些的墙壁，贴一张黄纸，算是替灶王菩萨安顿了一个位置……高高的玉屏山上，香雾缭绕，呜咽声、叹息声随着白白的香雾，冉冉上升。凄凉、悲惨、痛苦……整个邱家沟就象一座挖好的坟墓。

这坟墓似的玉屏山下，唯有篾匠邱炳荣一家的小草屋里不供菩萨。

这是个勤劳过人，而又自信过人的人家！屋子虽寒

磣，却收拾得出奇的干净、整洁。一挨进这个小院坝，就扑面叫你闻见一股清爽的气息。地面，啥时都扫得光光净净，下细里也找不出一根草秸来；屋里一条旧棉胎已经破得拉不起了，却总被折得方方正正，摆在床板的一角；锅灶、蒸笼、坛坛、罐罐，时时都擦得明亮照人。屋外晒席大的院坝子里，年年也要栽几窝青竹和一、两排指甲花……

小屋的当家人邱炳荣，是个有志气的大汉，生着一付粗大的骨架，有一双放着自信光亮的眼睛。多愁苦的日子逼到眼前，也看不见他眉头皱一皱，多难办的事情撞到身上，也听不见他嘴巴里吐一口粗气来。他总是快活地过日子。田里的活路样样精通，还编得一手绝好的篾货。他院坝里的竹林不光为好看，而且窝窝青竹都有自己的用场：皮薄肉厚高三、四丈的楠竹，用来搭屋修房；酒杯粗的慈竹，破成篾块，能编背兜、竹筛、箩筐；收获的季节，篾心用来捆庄稼、搭瓜菜棚架；竹叶也舍不得烧火，加些篾块就能制成挡风遮雨的斗篷……这小屋的人，几乎从娃儿时代起就都学会了编织。赶场时，他们的篾货担子只要一上场，不要吆喝，立时就会围过一大堆人来。要不了烧两袋旱烟的工夫，两大担筛筛、筐筐就打发得净光。常常是别个还在场上嘶着喉咙叫卖，他们已放回空担，钻进自己的田土里作起活啰。

小屋的女当家龙二嫂，也是个精明强干的人。生得高高大大的，象男人一般有力气。她走路，步子迈得老大；她讲话，声音叫得老响，不论作新娘，还是当了“娃儿妈”，从没谁看见她蓬头垢面过。她和男人的衣裳，啥时都浆洗得干

干净净，缝补得整整齐齐，不叫别人龇嘴笑话。她手里喂出的蚕子，总比别人的好；她手里泡出的泡菜，也总比别个屋里的香……

自龙二嫂娶进这个小屋后，夫妻俩就对着白云发了誓：要用四只手，造出一个不愁吃穿的日子来；要用二十根手指头，拔掉邱家世世受苦的穷根。过门的第二早，龙二嫂就脱掉娘家陪嫁的绣花鞋，卷起裤腿跳进了水田里。沟里的婆娘、爷儿们见了，都一个碰着一个的肩膀，挤着眼睛。好心的人劝邱炳荣：

“炳荣哥，破费点子钱，先供一供菩萨吧！保佑你们今后生出的娃儿。”

邱炳荣咧嘴一笑：“一屋子人要吃、要喝，硬是紧巴得很，再添来一个人，我邱炳荣哪个养得起？”

女人们也劝龙二嫂：

“花点时间烧根香吧！保佑你夫妻俩日子过得和美，不嚷仗。”

龙二嫂把汗珠子一甩：“嘿！从明到黑忙，伺弄不好祖宗留下的三挑土，哪个有工夫陪着它？”

……乡亲们都摆摆脑袋离开了。天常日久，没哪个再用这些话劝他们了。他们呢，也刚好省得为那泥胎费工夫……一天又一天，他们把别人用来烧香拜佛的一点点时间，也用到了祖辈留下的三挑瘦土里。每天天不明，几挑瘦土里就有人影晃哟，别人院坝的门“吱扭”、“吱扭”拉开顶门杠时，他们已在自家田土里栽起二、三沟红苕秧哟；晚上，别

人回家吃罢夜饭开始打瞌睡了。他们还蹲在自己的田里抠、抠……坡前那三挑瘦土啊，每粒沙，每块土疙瘩，硬是叫他们的两手翻遍了。

……几年过去了，青竹长高了，小草屋却依然是原先那模样：家俱没有添一件，农具没有添一把，那条旧棉胎更破更旧啰；吃饭的嘴巴却不断地增加着……

一九二六年冬，当小屋里又添了第二个儿子时，缸里已没剩下几颗白米了。小屋的空气一下子变得紧张了。

那天，邱炳荣舀来一碗红苕汤，端到女人面前。龙二嫂没看见似地呆坐着，没接碗。这年月，季季见不到好收成，作爹娘的用啥子养活娃儿呢？当妈的不能不发愁。

刚出生的娃儿，在妈的怀里闪着黑眼睛，用力打量着这陌生的世界。营养不足，使他瘦小的身体干得皮包骨头，脸色土黄。但这小东西不哭，也不叫，倔犟地踢着腿，伸动着胳膊。

“这娃儿象你。”龙二嫂对男人说，“一付犟脾性。”她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象我？”

女人的话，撩起了邱炳荣一身热情的火。他兴奋得象个大孩子，丢下手里的碗，一把从女人怀里抢过儿子来，凑到光亮处，下细里端详着。

“……嗯！象！象我！”他的大嘴咧开了，说，“你看，你看！那对眼睛，那个嘴巴……”

兴奋，使他的脸更生动了：结实的颧骨、深深的眼睛、

高高的鼻梁，使他的脸面年轻了。他把儿子放回到女人怀里，两只大手紧紧扳住了她的肩头。竟忘记面前是一个刚刚生产的虚弱的妇女，他冲着她，抑制不住地大声喊：

“嘿嘿！这就好喽！这就好喽！添丁，就是添劲，添志气！咱邱家的门，莫愁没人去撑！”

当下，他就自己作主，给么二儿起了个大名——少云。他愿这孩子象天上飘动的云霞一样：自在、美好、充满力量。

少云太起来了。他真的象爹希望的那样，长得可爱而有力量。他长着象爹一样粗黑的眉毛，象爹一样宽厚的嘴唇，两只眼睛，也象爹一样闪着自信的光亮。他是一个不多言语的娃儿，安静得象空中悄悄浮动的一朵云霞。生气时，不哭、不叫，漆黑的眼仁从浓黑的眉毛下静静地盯着你，那目光，比吼骂更逼人；高兴时，他不蹦也不跳，两道浓眉毛挑得高高的，脸蛋上一边显示一个酒窝窝，那神气，比笑闹更动人。他不晓得别人家的娃儿，都在怎样地过生活，自己只是整日闷头地做活、做活，心里只想替一家人多换回一口米。

他也有自己快活的时辰——吃晌饭。一天里一家人只有这个时候才能坐在一起，亲热一阵子。逢到这时候，他总爬上爹那宽大的膝头，听爹摆龙门阵。他所崇拜的人，只是自己的爹。在他看来，爹不仅浑身是劲，而且永远自信、快活，跟他在一起，啥子恼人的事都会忘得干净哩。他最相信的人，也只是自己的爹。爹的话总是肯定的，他嘴里从不吐没楞没角的词儿“可能”、“大约”……他的话说得特别亮、

特别响，决不夹杂令人心烦的叹气声。他就是在爹的膝盖上听到了许多有趣的事，慢慢形成了自己对生活不易动摇的看法……然而，快乐的时间又总是短暂的。当爹把那碗红苕汤，一吞下肚，他那快活的话便立即停止了。不管少云听得多么有味，他也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放到地上，站起身来，拿着自己的家具，又到田里干活去了。他常抹着大嘴对一家人说：吃饭凭力气，汗珠子就是米！

少云走路，向来是学着爹的样儿，两脚迈出去踩得稳稳的。这阵子，脚步却有些发乱了。刚才那些娃儿的话搅乱了他的心。

“当真今生今世都得饿肚皮么？”

他全身上下都猛地打了一个颤。人世上来了一趟，他还没尝过吃饱肚皮是啥子滋味呢。看到别人的娃儿抓着白面粑粑大口大口地往嘴巴里塞，自己喉咙烧得难受！真想有那么一天，自己也能痛快地咬上一个……他不晓得，拿多少汗珠子，才能换回一个白粑粑来？只隐隐约约觉得价钱似乎太贵了些：爹妈为了给娃儿们多挣一口，没日没黑地往田土里甩汗瓣，腰板都累得弯起啰，手指头也硬得伸不开。可挣回的粑粑呢？两个么兄弟长到两、三岁大，还软得走不动路，站在院坝中，活象旱天里两株枯瘦的苗……能有啥子事，比吃嘴饱饭，更叫他向往的呢？“当真今生今世……”他心里这么想着，浑身又受风似地颤了一下，他的心多少有些慌啰。

天转暗了，起风啰。腊月的冷风贴着地皮，在干山沟里奔跑着，卷起地面上干落的树叶、枯草……不知为啥子，少

云第一次担心起自家的小屋来。他站住脚，禁不住地又向小屋那边望了望，心脏在胸脯里嘣嘣地响。还好，小屋没变样，还是那样倔强地站立在沟沿上。腊月的风，并没有摇动它——这使少云的嘴里不禁轻轻地嘘出一口气来。他的心放下了，迈开两脚，又沿着石板小路朝着沟口走去。

二 供 果

少云路过李妈屋边时，一眼就望见李妈的院坝里也堆起了一堆青绿绿的柏树枝，足有小坟包那么高。他心里奇怪，脚步也放慢了。谁不晓得李妈是个孤婆婆，腿脚向来不灵便，平日掐点青接点黄的常要双腿跪在地上，今天哪个也豁出性命从娃儿们手底下争抢来这么大一堆……

说起李妈来，实在叫人可怜。这老婆婆孤身一人，屋头的老汉、娃儿们都死啰。起先守着点田土，又没得力气种，一咬牙使用田土换回了几株桑树、几张蚕棚，喂起了蚕子来。蚕儿年年生青滚圆，李妈却年年见老、见瘦，收不回本钱。最后几棵树、几张蚕棚也叫人家买了去，她又靠着十根伸不直的手指头替人拆洗缝补，日子过得实在苦。少云顶可怜这孤婆婆。做活从李妈屋头过，总要进去看一眼，见老人缺吃了，就丢下一把菜；见老人缺烧了，就撂下一捆柴；逢到爹妈煮顿稠饭吃，他也忘不了给李妈盛一碗。

今天，李妈的小院坝异常的静，既没晾晒的五颜六色的布片子，也听不见李妈那没完没了抱怨命苦的絮叨声。宁静，使少云的心跳得那么慌。要是在往日，他准会低着脑壳